



太平畈,一个清清爽爽的地方

安徽合肥 许齐

日前,我参加了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四山村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研讨会,机缘巧合参观了该村的红色收藏品展馆。看似普通却很特别的农舍,摆了满屋满院子的文物藏品。置身其间,仿佛走进一座红色历史陈列馆,令人震撼!据陪同者介绍,收藏者目前在上海工作。我们眼前所见,仅是他收藏品的冰山一角,他的所有藏品加起来,大约有近十万件之多!不久前,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年轻的收藏家马华北,听他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

在太平畈乡短暂的走马观花,只能是浮光掠影。临别时,同行的朋友问我:感觉如何?我脱口而出:这是一个清清爽爽的地方。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感同身受。短短一天,这种清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让你总置身在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氤氲之中。太平畈乡在霍山县的西南角,大别山的深处。皖鄂两省与霍山岳西英山(湖北)三县交界处。从单龙寺高速道口下,就行驶在一条美丽的旅游公路上。它就像从崇山峻岭间生长出来一样,路面干干净净,宛如一条青灰色的长龙,在大山的褶皱里起伏、游走、蜿蜒。

尽管已是秋天,但满眼苍翠,仿佛一面巨大无比的深绿绸面,在漫无边际地抖动展开,连接着蓝天白云;银杏树叶已微微变黄,乌桕开始推出五彩斑斓。

我很感叹这十几年里大别山区的变化,沿途的一个个乡镇,都那么簇新整洁而又朝气蓬勃,格局也还大气。这里的人们有诗意,给每一个小镇起了个温暖的名字:鲜花小镇、温泉小镇、运动小镇……提醒我们已抵太平畈乡,迎面是一座巍峨的牌楼,上书:天下太平。据说当年的主政者痛感此地被叫做“乱世畈”,大笔一挥,将“乱世”改为“太平”。斗转星移,穷山恶水已成青山绿水。乡里最先抓住我眼球的,竟是那漫山遍野的竹子。照理说,我也是山区长大的,各种竹子屡见不鲜;还曾在电影《卧虎藏龙》大侠们打斗的那片竹海里流连忘返。太平畈的竹子好看,无论是老干还是新枝,皆青翠茁壮挺拔,表达出旺盛的生命力。是雨水充沛还是土地沃肥?

风吹过,交头接耳,絮语绵绵。金色的阳光从竹梢头从枝叶间漫流下来,洒落的斑驳呈现出安静。太平畈最大最响的名片还是它乃霍山石斛的真正产地,“中国石斛之乡”,名至实归。据此,绿水青山已然金山银山。其实,我对石斛并不陌生。幼时,作为名老中医的父亲给病人诊治,药方开好,总是耐心地向病人交代如何煎服。时不时地听到老人家说到石斛,是一味护肝利胆、补脾胃的药,很名贵的!以后又常听人说,真正的极品石斛,比黄金还要贵重。它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

这次来太平畈,总算看到了石斛的前世今生。与其比作黄金,叫仙草更妥帖。其实早在1200年前道家经典的《道藏》里,就将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峻岭中、峭壁上、溪涧边,承天露、接地气,一株仙草的长成就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历代咏石斛的诗词很多,最有情趣的要数苏轼的一首: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浅渚。
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
老去怀三友,平生困一簪。
坚姿聊自敬,秀色亦堪餐。
好去髯卿舍,凭将道眼看。
东坡最后供,霜雪照人寒。

诗写出了石斛的风姿卓然,即便是做成了案上清供,也是赏心悦目。当下,在太平畈,人工养殖的石斛举目可见,或在起伏不大的山岗上,或在宽敞透气的大棚里。据介绍,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一万多亩。乡亲们靠土地流转和到专业的养殖加工的公司里务工,实现了脱贫,真正是一方石斛富了一方人。据说,这里人均存款在霍山是名列前茅,一点都不比城里人差。

种着“仙草”,饮着清泉,呼吸着新鲜空气……一线城市来的朋友们着实羡慕不已!

石斛的栽培基质为花岗片麻石,乍一看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它们的生活环境也是那样的清清爽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即便是艳阳高照,大棚里也不沉闷燥热。走走转转停停,休息时,主人都奉上石斛茶一杯,不够可以加续。我当然是一而再,再而三了。整个行程一直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谈笑风生,舌头也特别溜,莫非真是石斛的功效所致?太平畈的一切,都清爽纯净,这里的天地、人、物,耦合得真好!

百味·岁月

雪

安徽合肥 张时卫

大雪节气,让我想起年初的那场雪,洗去漫天飞舞的尘埃,把一个纯净的世界捧在了我们面前。于是背上相机踏雪而行,只听吱吱嘎嘎的脚步声,如同一曲美妙悠扬的《雪花》在耳畔回响。满天的雪花像白色的蝴蝶在空中抖动着翅膀,渐渐地落在树梢、落在房顶,落到地面,变成晶莹剔透的雪冰花,冰清玉洁地铺展在小区一片片平整的地面上,散发着它那独特的银色光芒。

忽然镜头里闯进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穿一身小红袄跌跌撞撞地像个不倒翁似地走在雪地里玩儿,看着她时而俯身,小手里拿着橘红色的小塑料锹,一锹一锹将雪装进一个绿色的小桶里,时而又奔跑起来,像一只轻盈的小鹿,她为这寂静的雪景增添了一缕动感,为寒冷的雪天带来勃勃生机,为我的镜头点缀了一抹亮色。她把装满雪的小桶运给不远处的爸爸,为她堆建小雪人儿,看得出这位年轻的父亲喜上眉梢地陪着爱女玩雪是多么的幸福。这幅亲子画面不由得让我拿起相机对焦他们,小姑娘一点也不怕镜头对着她,丝毫不做作,也不故意摆姿势做样子,只顾着尽情地玩着她的雪,嚷着让她爸爸为她堆雪人做冰墩,呵——这小家伙知道的还挺多。是一张张孩子稚嫩可爱、欢快的笑脸装进了我的相机,天真烂漫的表情让雪景有了更多的生动色彩,更富有情趣和温情。“踏雪寻美”不用走远,就在身边,她让我欣喜、让我动容,也很让我满足这一幅幅亲子温暖的画面。

小时候每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们就会欢呼雀跃地跑出家门,会带上铁锹、小煤铲、扫把、簸箕、小圆煤球、胡萝卜、青菜叶等等可以做雪人的工具,跑到街上与楼顶上的大平台上搭建雪人、打雪仗,完全忘了寒冷。

一个个的小手、小脸冻得红彤彤的也不觉得冷,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像中的雪人,你搭身体她搭手我搭脸,用小圆煤球做眼睛和纽扣,胡萝卜做高高的鼻子,用红毛线做蝴蝶结和嘴巴,绿色菜叶做口袋和裙摆,不一会儿工夫雪人就堆在我们眼前,有鼻子有眼,还有个大大的蓬蓬裙子呢。完工后小伙伴们扔掉手上的工具,手拉手围着雪人唱啊跳啊蹦啊闹啊,甭提多高兴啦!儿时的冬天,房舍屋檐都会挂满冰柱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滴答滴答地慢慢消融,我和小伙伴们在放学的路上,会找个竹竿敲击它们,于是那些冰柱会乒乒乓乓纷纷落下。

一场春雪落在宁静之夜,落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倾听天空的语言;该有多少诗人升腾着灵感的火焰,澎湃着艺术的激情,吟唱着“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该有多少跃跃欲试的画家无力画出这雪洁白的精神;该有多少涌动的琴声用音符描绘着春的到来;再灵巧的手指又怎能弹出落雪美妙的音韵;该有多少含苞的迎春花藤伸出梦境之外,每一簇结开的苞蕾酝酿着春天的经历;该有多少爱雪的人,想像落雪的情景,喜悦如雨,潮湿的心灵,长出新绿的叶子;又该有多少情人,借着一片雪花,飘飞着对感情和人生的祝福。

被冷落的手捏子

安徽庐江 李永龙

最近,某过门不久的儿媳与婆婆闹起矛盾。究其原因,竟是因为儿媳吃一顿饭耗一堆面巾纸,婆婆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淡淡说了几句。惹得儿媳气不打一处来:“又没花你的钱,值得你来干涉吗?”这样斗了几句嘴,儿媳便带上换洗衣服回娘家去了……由此,让我回忆起曾经伴随我们多年、而今却被冷落得几乎难见踪影的手捏子来。

“手捏子”是我们这一带对手帕的形象称谓,这是因为以前人们尤其是女人出门时多将其“捏”在手中而名。时至今日,在很多古装戏或历史小说中我们仍可见到,手捏子竟是剧中人物手中不可或缺的道具,除文人雅士将其塞入袖筒外,那些温柔如水的窈窕淑女甚至雍容华贵的婆婆妈妈们,都会以拇指捏住手捏子一角悠然出场,她们或用之拭泪,或以其遮盖,甚至以其伴随始终。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成年女人以手持手捏子为时尚,连女孩子也不例外。记得上小学时,常见一些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将手捏子折出老鼠等各种小动物等把玩于手中。有些女生在受到老师批评感到委屈或因害羞觉得难为情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随手将手捏子一角放到嘴里咬着,好像以此释放心中的不满或尴尬等负面情绪。

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到冬天,年幼的孩子们鼻涕格外多。由于不善于自己擦,即使能自擦也记不住时刻将手捏子捏在手中,为方便起见,家长便用别针在孩子胸前或一侧肩头的外衣上别上一条手捏子,便于大人随时帮其擦拭,然后每天晚上用香皂搓洗,既卫生又环保,还有一股扑鼻的清香。特别是在暖阳下,孩子们多随着爷爷奶奶聚集到朝南的屋檐下一字儿坐下晒太阳,老人们双腿间夹个火球,一只手攥条手捏子,随时擦拭因不由自主流出眼角的泪液和越冷越喜欢往外淌的清鼻涕。

其实,手捏子也并非专门用来拭眼泪、鼻涕的,它还是过去乡下人的钱包。在我们家,母亲是“管家”兼“出纳”。那时正常的家庭收入基本靠卖鸡蛋,年终一次性收入一般只有卖肥猪了。但无论多少钱,母亲都是以面额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一层层地往上叠得整整齐齐,然后用手捏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到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小心翼翼地打开皱巴巴的手捏子,再用大拇指在嘴唇上沾点口水,仔细地为数不多的纸币中抽出适当的面额,然后点了又点、捻了又捻后才付给对方。当然,对此慎之又慎的慢吞吞动作,对方并不见怪,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塑料制品还没那么普及的年代,手捏子也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方便袋”。旧时亲戚邻里之间相互送礼,多由手捏子来完成。上小店或供销社一般是带腰篮等竹制品,但在购物不多的情况下,妇女们多将手捏子摊在盆子里,装上鸡蛋后再将手捏子的四角严实地对扎起来拎去卖;购买的商品亦以同样的方法拎回来。农民在生产劳动中,不时地可于田间地头捡拾到一些散落的谷物等,除口袋外,手捏子也便派上了用场。有时小学生放学时若遇雨天,在手捏子的四角打个结,往头上一套,也可算作雨具。

然而,随着纸币的出现,手捏子便渐渐落落了,以至于很多人已经将其忘得一干二净,更别说使用它了。